

保姆姐姐的世界里，有“无缘无故”的爱

新华社记者李春惠、向定杰、郑亦真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李泽英的世界里就有。

李泽英是一对孪生姐妹的“保姆姐姐”。这一对小姐妹刚出生就被遗弃，之后幸运地被一位好心护士收养，可是几年后护士悄然离开，小姐妹再次被遗弃。李泽英作为护士家的保姆，从此承担起养育这对小姐妹的重任。

“她们叫我姐姐，可她们却是我的孩子。”如今，双双考入大学的两姐妹一个已毕业，一个正在实习。而李泽英抚育孪生姐妹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

给两个弃婴当“保姆姐姐”却遭遇变故

李泽英出生在贵州省惠水县高镇镇山后村一个贫困家庭。1994年2月，16岁的李泽英离开家乡来到贵阳当保姆。

雇主卓阿姨是贵阳某医院的护士，有一对5个月大的孪生姐妹。过了一段时间，李泽英才知道，卓阿姨和这两个孩子的关系很不寻常。

1993年9月的一天晚上，贵阳市沙河街一个长条椅上隐约传出婴儿啼哭声，人们围拢来，用手电筒一照，哭声是从一团黑乎乎的床单中发出，扒拉开脏床单，竟然有两个光溜溜的婴儿。

住在附近的护士卓阿姨正好路过，就将她们抱回家。经过精心治疗和照料，小姐妹病好了，卓阿姨给她们起名欢欢和欣欣，希望她们能为家里带来欢欣。

李泽英来到这个家以后，就开始精心照顾好这对可怜的小姐妹。

孩子正长身体，每个星期李泽英都要熬几次骨油，一大锅筒子骨熬一天，只能熬出半玻璃瓶骨油，每天给孩子搅奶糕、煮稀饭舀一勺放上，以便给孩子增加营养。

教孩子学走路，一个放在童车里，另一个弯腰扶着。走着的不愿停下来，坐在车里的又叫又跳，每隔十分钟就交换一下位子，李泽英累得“腰杆都快断了”。

给宝宝喂奶，李泽英一手捧着碗，一手拿着小勺子，一人一口换着喂，有时故意给一个宝宝连吃两口，另一个就急切地手舞足蹈，把李泽英逗得乐不可支。

“老实、本份、能干、善良……”卓阿姨和左邻右舍对李泽英赞不绝口。

李泽英带孩子很用心思，小姐妹每天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翻开相册，那时的欢欢和欣欣光彩夺目，如同公主。

然而，欢欢和欣欣4岁那年，卓阿姨与丈夫



▲李泽英（右一）和卓欢（左三）、卓欣（左一）两姐妹小时候的合影（翻拍资料照片）。

离婚了。陷入苦闷中的卓阿姨迷上了赌博，后来因为长期离岗被开除，房子也被单位收回了。她另外租了房子，但连续几个月都欠着房租，也不能支付李泽英工资。就在孩子快满5岁时，李泽英买了一只生日蛋糕，坐等到天亮也没等到卓阿姨回来，第二天打呼机，没回，第三天打，没回……

李泽英不相信卓阿姨就这么一走了之，拿着卓阿姨的电话本挨个拨，可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欢欢和欣欣一口一个“姐姐”地叫着，四只小手紧攥拽着李泽英，生怕一松手就会被扔下。“看着两个无辜的孩子，我觉得我不能走。”李泽英说。

“姐姐永远不会丢下你们”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三人失去了依靠。米桶见底了，手上的钱也用完了。

不好意思去邻居家讨吃的，李泽英总是去

菜场捡菜叶子。有一天回来，家里悄无声息，跑到厨房一看，两个孩子正翻箱倒柜找吃的，孩子们说饿，哭着扑到姐姐怀里。

“姐姐永远不会丢下你们。”李泽英流着泪说。

身无一技之长的李泽英一下养两个孩子，谈何容易！李泽英只好将欢欢、欣欣带回了老家。“你找个事做，带着孩子吧，这可是两条命。”带着母亲给的一袋米和一点钱，李泽英带着欢欢、欣欣回到贵阳。

李泽英在城郊租了一间又小又破的民房。为了养家糊口，她有一段时间同时打两份工，白天洗碗，晚上卖花。有一天晚上，她推着板车在街上卖花时遇到了城管，她一边跑一边哭，虽然不喜欢这种谋生方式，但为了养家也顾不得了。

而每个月300元左右的收入必须精打细算，领工资先把100元房租交了，剩下用得紧紧巴巴。

好心的同事看李泽英太苦了，买了两条鱼

三块银圆里的长征气味

医疗费。

从此，胡道财改名为胡云清。为了隐蔽身份，地下党组织将他送到李家寨山下，一边治病，一边学习四川话。3年后，他回到太平镇，佯装屠户，并娶妻生子。

在胡敬华的记忆中，一到寒冷的冬天，父亲的腿伤就会发作得特别厉害。因为旧伤始终未愈，1953年胡道财就去世了。到他去世，都珍藏着那三块银圆，陪他走到最后的，还有留在身体里的一块弹片。

那一年，父亲43岁，胡敬华7岁。“咪哆来 咪哆来 咪唆咪 咪哆来咪唆咪来哆来……”虽然父亲已经离去60多年，

但是每每哼唱起这首他生前爱唱的歌，胡敬华觉得他仿佛还在身边。

太平镇的老人还记着胡道财的那身“江西老表”打扮——头上包着一块白布，身上穿着对襟的褂子和宽大的“找腰裤”。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太平渡街场的街长，对人友善，因为受过他许多照顾，今年70多岁的张明德一直管他叫“老大爷”。

胡敬华说，父亲生前一直想念江西老家，一直留着银圆，想当作路费回去看看。然而，这个愿望直到去世都没能实现。

17岁那年，胡敬华成了赤水河上的一名纤夫。和他一起拉船的，还有当年留在太平镇的另

让她带回去，回家的路上却遇到了抢劫的，李泽英不要命地抱着鱼大喊。路人不解地批评她：“抢就给他，干嘛死命不放？”他们哪里知道李泽英的不易。

两年过去了，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学费还没凑够，又累又急的李泽英晕倒在家里，最后还是朋友主动借出200元钱，两个孩子才上了学。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欢欢和欣欣早早学会了做家务，每天还给李泽英打洗脸水。当李泽英问她们想吃什么时，懂事的她们总是回答白菜豆腐。

2002年，李泽英与在酒店打工的刘毅相恋结婚。她对小姐妹的爱，一如从前。

关注和褒扬并未改变本色

这些年来，李泽英与小姐妹也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正能量从来都是交互的，社区帮助两个孩子申请低保，学校免去孩子上学的费用。有人送来了小孩的衣服、食物，还有人要捐款，但现金捐助被李泽英一律谢绝。

2009年，李泽英荣获“全国诚实守信模范”称号，并获得中央文明办帮扶资金。这一年，他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家——贵阳市政府提供的30平方米的廉租房。

欢欢和欣欣也很争气，2012年8月分别考上了成都商务学院和河北医科大学。

今年暑假，欢欢毕业了，在成都工作；而欣欣正在一家医院实习。尽管都比较忙碌，但她们与家人的联系并没有减少。

“我们叫她姐姐，实际上情同母女。”就读于成都商务学院的欢欢感慨，姐姐有颗金子般闪闪发光的心，照亮了我们的人生，也指引着我们的人生。

“姐姐很了不起，我当初选择学医就是想着家里谁生病可以照顾。”就读于河北医科大学的欣欣希望有机会报答家人。

李泽英的女儿刘佳玺说，两个嬢嬢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关心妈妈的身体，督促我学习。

在民政部门帮助下，李泽英来到一家宾馆做保洁的工作，收入稳定下来。记者去采访时，李泽英的同事们却不知道她的故事。她的朋友王琴说，李泽英从不说自己的“壮举”，一直保持着本分、低调、善良的本色，令人敬佩。

“草根大爱，值得学习。”市民王芳说，李泽英默默爱着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两姐妹，让她们健康成长、学业有成。

贵州省民政厅巡视员甄燕地说，李泽英的行动诠释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博爱思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她信守承诺，融化冷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楷模，是大家身边的榜样。

新华社贵阳新媒体专电

一位红军、父亲的战友江明万。

在无数个满天星斗、河水淙淙的夜晚，二人躺在船头聊天。江明万向他讲起青杠坡战役的惨烈、四渡赤水的艰辛，以及关于他父亲的点点滴滴。

1981年，胡敬华第一次回乡寻根。在江西省都县黄陂镇山堂村，他与素未谋面的堂兄弟们相认，他发现，原来父亲的3个兄弟以及一位叔公都是红军，这一家出了5位红军战士！自从5人踏上漫长艰险的长征路，家人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70岁的胡敬华已经满头白发，如今他日日守候在当年父亲的部队渡赤水时经过的太平渡口，向过往的人们讲述着长征故事。他随身带着父亲留下的其中一块银圆，装在用牛皮缝成的口袋里，外面还包着一块棉布。

他说，那银圆上有父亲的气味，有长征的气

味。

新华社成都电

新华社记者吴光于、冯昌勇

在父亲去世28年后，胡敬华终于带着父亲胡道财的遗愿，怀揣一本厚厚的族谱，来到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黄陂镇寻根。

如今，老人的灵位被静静安放在当地的胡家祠堂里，他的遗骨却埋葬在1400公里外的赤水河畔。这位17岁参加红军的战士，自从1934年踏上长征之路，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从遵义兵分三路进入习水，向土城、赤水进发，拟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红军与敌人在青杠坡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这一战也拉开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序幕。

那一年，胡道财25岁，在青杠坡战役中腿部负伤，在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由于伤势过重无法再随部队长征，只好在太平镇泪别战友，转为地下党。部队在临走时留给他三块银圆作为

为报红军救命恩，“子承父业”四代护英魂

新华社记者成建、许茹、周相吉

上坟祭扫、清理水沟、培土除草……34年来，聂正远从壮年汉子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子承父业”守护四川通江县红军坪3000余位无名红军的烈士墓，从未离开，从不懈怠。

“人要懂感恩，有良心，不然怎么活得像个人。”为了报恩，也为了承诺，聂正远从父亲手里接过守墓工作，并带着儿子、孙子一起，祖孙四代在此整整守护红军英魂82载。

报恩：一家人“接力”守护感恩红军

聂正远的家位于巴中市通江县喇叭口村，老房子已成危房。7月初，他和老伴儿租住在同村的邻居家，“客厅”里一盏昏黄的电灯，昏暗得甚至无法照亮。

7月份是巴中的雨季，常常下雨。一个雨天的上午，聂正远换上雨鞋，披上一件蓑衣，扛着铁锹和锄头便要出门。“下雨天，枯树叶容易把沟给堵了，水积深了就会把墓冲垮。”聂正远边说边走进雨里，“得赶快把沟疏通才行。”

无名烈士墓群离他现在的房子600多米，要经过一片玉米地、一条简易的石子路，还有一段“被人走出来的”土路。

红军坪烈士墓，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没有一块显眼的标示牌，围墙上约2米宽的缺口便是“大门”。走进去，约30亩的山坡上埋有3000余位红军战士的遗骨。墓地里，只有一座墓地竖有墓碑，其余的都是一个挨一个的矮土包，无姓无名，聂正远在每个坟头插上了一面鲜红的国旗。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陕西和四川方向转移，通江成为当时的川陕苏区首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

红军到喇叭口村后，不仅给聂家的孤儿分了田地、送了棉絮，还治好了聂正远父亲聂永奎的伤寒病，伤寒在当时被看作“绝症”。聂永奎非常感恩红军，腾出房屋让红军居住，帮红军抬担架，护理伤员。“红军救了我们全家，保留了我们一家的根脉。”聂正远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这么说。

当地老人回忆说，在通江的两年多时间里，红军发生了上百次战斗，万源保卫战等战役中英勇负伤的3000余名红军将士，因医治无效而牺牲，被安葬在了喇叭口梁（现更名“喇叭口村”）一带。后来这个村庄200余名村民随红军长征。聂永奎因病后身体虚弱，无奈留下，他决定守护好烈士的坟茔。

红军撤离后，地主还乡团从村民手中夺回土地，将掩埋在田地中的红军烈士尸骸挖出，倒进山沟中。聂永奎秘密组织村民将红军尸骸用泥土掩埋，并做好记号，每年春节、清明悄悄祭拜。

解放后，聂永奎和村民将山沟里的烈士尸骸统一迁葬至未被破坏的红军墓地，进行集中保护。聂正远五六岁时，便随同父亲聂永奎一起到红军墓除草、垒坟，听红军故事。自幼的耳濡目染，聂正远对红军也充满了感恩之情，常主动和父亲一起守护红军墓。

1982年，聂正远和一些村民把散落在村里的烈士遗骨全部迁回了现在的红军坪。那一年，聂永奎已经72岁，身体每况愈下，聂正远正式从父亲手里接过“好好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承诺。

“斗智斗勇”：誓死护卫红军墓

如今71岁的聂正远，从未出过远门，去过最远的地方是100公里外的巴中市区看病。坟有没有垒好、杂草是不是又长起来了、有没有牛羊跑进墓地、雨会不会把墓地冲垮……聂正远说，自己每天想的就是墓地的事，有时一天要去看两三次。

一座座红军墓如今已绿树环绕，松柏成荫。30多年前，聂正远托亲戚关系，挖来几百株松树、柏树苗，栽植在墓地的四周，并坚决不让村民进来砍树或者放羊。

聂正远回忆说，有一次他看见一头黄牛跑进墓地里吃草，自己就追过去驱赶。牛的主人气势汹汹地大吼：“你整啥子？只是个坟包包，你管这些闲事做啥子？”刚一争辩，对方就一拳将聂正远打得鼻子流血。

喇叭口村村委会主任任多琪说，为了守护红军墓，老聂一家没少和村里人发生争执，尤其是因为牛羊跑进墓地，老聂怕牛羊踩坏了墓地。“可是他的常年坚守，最终还是得到村民的理解，也开始用行动支持他了。”

2003年，邻村想给五保户建房，但又舍不得买木材，就打起了红军坪的主意。聂正远发现后，跑到村里喊人，并让正在带娃的老伴儿赶快回去守着。跟随聂正远守墓多年的老伴王秀清，见情况紧急用身体挡在前面喊道：“这些树是陪伴红军烈士的，你们要砍，就先砍人。”在随后赶到的村民们的强烈谴责下，砍树人悻悻离开。

几年前，政府拨了18万元给红军坪修围墙，聂正远欣慰地表示，这样只要看住围墙的缺

口，就能发现有没有牛羊进墓地了。

心愿：愿红军坪安好，责任代代相传

为了守墓，聂正远曾被村民不理解，也多次被家人埋怨。几十年过去了，聂正远终究用坚持换来了家人的体谅和支持，并将守护烈士陵园的责任代代相传。

聂正远的家里并不富裕，2亩地、2头猪便是全家所有的经济来源。遇到农忙时节，庄稼和墓地两头都要照料，聂正远夫妇比別人忙得多，王秀清为此有时候也会埋怨聂正远。

但看着聂正远在陵园里冒雨疏通沟渠，王秀清默默地站在一边，为他撑着雨伞。“可以，我支持。”谈到守墓的事情，王秀清态度坚决。

如今，聂正远的儿子一家住在通江县城，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他说，这样可以更方便回家帮忙守墓。尽管一双儿女还在念中学，爱人身体状况不佳，要靠打工养活一家人，但他还是答应父亲，以后扛下这传承了80余年的担子。

让人欣慰的是，19岁的孙子和15岁的孙女，对家族的传承并不抵触。每年清明，聂正远都会早早备好香蜡纸烛、高粱酒和腊肉制成的刀头，带着儿子、孙子和孙女前来祭拜，帮无名烈士们垒坟，向纪念碑拜祭，鞠躬，格外恭敬……

“希望政府能把红军坪规划好，把工农兵总医院的危房修一修，把墓地的围墙、水渠也打整好，再不修以后就怕看不到了。”聂正远说，通江县已经在规划修缮红军坪，看到红军坪安好，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新华社成都新媒体专电

本报记者张亮

白天，在宁夏西海固的大山深沟，康鹏飞日复一日地耕种着十几亩贫瘠的土地。晚上，劳作一天回到家中，一台破旧的电脑和一个微信公众号承载着他对追寻文学的梦想。在这片“苦甲天下”的黄土地上，因文学而改变命运的“文青”农民康鹏飞心怀诗和远方，用默默的坚守诉说着文学的力量。

康鹏飞，一个年近40岁的固原市西吉县将台乡农民，对西海固地区的贫穷有着难以磨灭的深切感受：日子过得如同晾衣绳，总是紧巴巴的，好像永远也没有舒展的希望。

初中刚刚上了一学期，带着摆脱贫穷的梦想康鹏飞决定辍学进城打工。然而现实的残酷，让刚满14岁的康鹏飞饱受打击。

“在城里的工地上干最苦最累的活，却只能混个饱饭，连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看着繁华的城市，我有点憎恨这个世界。”康鹏飞说。

对贫穷的厌恶、对现实的不满，让康鹏飞的心理渐渐扭曲，他很快汇集了几个有相似经历的农村青年，开始“闯荡江湖”。“我们文身、结拜，在一起干一些偷鸡摸狗、顺手牵羊的坏事，这样的日子混了好几年。”康鹏飞回忆道。

1997年深秋的一天，康鹏飞又和同伴儿在街上闲逛，路过一个卖书的地摊时，康鹏飞也没想，“习惯性”地顺走了一本书。康鹏飞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回到住处，无聊的康鹏飞拿着这本偷来的书随便翻看，“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个觉悟时期，而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正是康鹏飞偷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一句话。他后来回忆，书中的这句话“像一颗石子一样扔进了他的心里”。

康鹏飞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像着了魔了一样把《平凡的世界》连着读了好几遍，几乎能背下来每一个细节。20岁的他，幡然醒悟，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我找到书摊的主人，坦白了偷书的经历，要把书钱还给摊主。可他非但没有要我的钱，又送了我一本《人生万物》，希望能给我更多启发。”康鹏飞说。从此，康鹏飞的人生轨迹幸运地被文学改变。每天晚上闲暇时，他都要读各类文学书籍，并渐渐在日记中拼凑一些对生活的感悟。1998年，他的小说处女作《有人生万物》在当地文学杂志上发表。

当年的作品手稿康鹏飞一直保留至今，拿着已经泛黄的作业纸，读着已经褪色的蓝色钢笔字，康鹏飞感慨不已：“文学改变命运，不是看到路遥先生的作品，我现在肯定和那几个家伙一样，落个牢狱之灾，悔恨终生。”

长期的文学创作，让康鹏飞渐渐归于平静，他回到家乡，种田、打工、写作，累计发表文学作品十余万字，小说《夜班车》还获得全国首届文学鲲鹏奖。

“我所谓的创作只是一种田园式的自吟自唱，只是一种寻求心灵慰藉的劳作，就如同我赶着牛在山坡犁地一样，即使没有任何让别人感动的瞬间，但毕竟能留下让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康鹏飞在散文《感恩文字》中写道。

去年，移动互联网的触角伸向贫瘠的大山，也让康鹏飞的生活“不只眼前的贫穷和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他利用闲暇时间创办了微信公众号“西吉万象”，通过这个平台和西海固地区文学爱好者交流感悟，推广创作。

“我白天种地，晚上就坐在电脑前编辑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每天有不少人给我投稿，一天的推送文章我要编辑两个多小时，现在在公众号粉丝接近2万人了。”康鹏飞说。“这个公众号在西吉非常火，已经有一些文学创作者经过这个平台推广，成为外地杂志、网站的签约作家。”西吉县文联副主席陈静说。

无心插柳柳成荫。随着粉丝量的不断增长，这个用来寄托文学情怀的公众号逐渐成为康鹏飞增收致富的渠道。县城的一些商家开始主动找上门，请求通过康鹏飞的公众号打广告。

“现在公众号每个月能有两千元广告收入，推送文学作品还会有阅读者打赏，我会把打赏的钱当作稿费支付给作者，希望他们都能像我一样，通过文学找到人生的价值。”康鹏飞说。



▲在宁夏西吉县将台乡，康鹏飞展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7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偷来的一本书，改变一个浪子的命运

「文青」农民康鹏飞：面朝黄土不苛且，心怀诗和远方